

藍柯等著

一隻胳膊的孩子

1071/3
東北書店印行



一隻胳膊的孩子

——少年兒童抗戰故事——

東北書店印行

目 錄

小英雄	（一）
放牛郎	（五）
一隻胳膊的孩子	（八）
拴子和嫂嫂	（一一）
小王莊的兒童團	（一五）
小四子的好計策	（一九）
打死我也不寫信	（二一）
『一百塊錢』	（二三）
毒死漢奸爸爸	（二七）
撐船的女兒	（三二）
四個『十』的信	（三四）
和『皇軍』洗澡	（三七）
一根葵花棍換五根槍	（四〇）
往後我還和你一起打鬼子	（四三）

小英雄

村公所值日的接到上面村子轉來一封信，要馬上送到柏峪村八路軍二營營部去。可是村裏的男人都下地去了。還沒回來，找不到適當的人送去。

這是一封緊急的信，不敢耽誤。

四喜子看值日的到東家，到西家，都叫不到人，急得滿臉都是汗珠子，他走上去問：『做啥呀？』『找人送信，一封急信。』『我給送去，送到那兒？』值日的低下頭來看看他，四喜子只有他一半高，是的，四喜子今年才十三歲嘛。想了一想，才說『路倒是不遠，——柏峪，只有四里路。』『好，我送去。』『兒童團長，在道上可不敢玩，要跑的去，是要緊公事哩！』

四喜子點點頭。他當了一年半兒童團團長，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，一散學，十幾個兒童團員在一塊，拿着棍子，揸着木刀，刀柄上飄着一塊紅布，跑到河灘上，十幾個人就分到兩邊，散開，撲通倒在河灘上，拿着小木頭棍子向對方放，嘴裏叫着『堵

塔塔——打開游擊戰了。

一邊打着，一邊用兩條小腿向對方爬着爬着，一傢伙便接近對方，嘩的一聲，跳起來，衝過去。假裝日本鬼子的對方，垮了，把日本鬼子，俘虜過來，帶到一塊大石頭面前，四喜子儼然像一個法官似的坐在石頭上審問：

『你這個小小日本，爲什麼要欺負中國……』

有時候四喜子玩得把腦袋跌破了，他也不在乎，連哭也不哭一聲，抓一把土往上面按，又玩開了。

四喜子雖然才十三歲，可識了一肚子的字，村頭的白牆上寫着那一大片字：什麼『國民公約』呀，什麼『自衛隊六大紀律』呀……他全認識，唸起來，嘩嘩地，一點也不打瞞，他接過信，拔起腿來，像一匹小馬似的，就跑開了。這一片的小溝小道，他可熟識着哩，別人到柏峪村要四里地，給他走，不要走一里路就到了哩。他知道二營營長住在李志財的院子裏，一口氣跑進去，氣喘得像一口風箱似的，呼啦呼啦的。營長看完信，要留他吃飯，他不肯，心裏想：『八路軍打日本，保護老百姓，給他送封信，還要吃飯，哼，這才是不要鼻子哩！』他連水也沒喝，就往回走了，心裏覺得無限歡喜：今兒個又『抗』了一次『日』了。什麼時候，要能有一支真槍，打死一個日本鬼，你說，

那多變好呢？四喜子玩木槍玩膩了，他說：『木槍不好玩，假的，』可是四喜子還沒有一隻大槍高呢。穿過一條放羊的小道，走出一片棗樹林，聽見噤噤哇哇的聲音，好像那許多人都在發急，講話同吵嘴一樣，四喜子一句話聽也聽不懂，這是誰們呢？他邊走着，邊抬起頭來一看——

嘿，好傢伙，山坡那兒站着數不清的人，盡是戴鋼盔穿皮鞋的日本鬼子。這是日本鬼子一支輕裝快速部隊，不到二百人，企圖奇襲老柏峪村的二營營部，他們來時，走的全是些放羊的小道，祕密運動，誰也不知道，正是因為走的小道，鬼子道不熟，走錯了，站在山坡那兒，有三四條道，鬼子迷綑起來，不知走那一條。正在苦於沒有辦法的時候，鬼子瞅見了四喜子，其中一個，馬上就跑過來，四喜子沒來的及跑，就被抓住了。那個鬼子把四喜子帶到一個當官的面前，當官的冷笑地問他：

『柏峪村的開路開路……』四喜子一看見日本鬼子，不由地就冒火了，他撒開腿來就跑，可是一步也跑不動，原來他的手被鬼子抓着哩。天快黑下來了，鬼子心裏很急，晚了，怕走漏消息，不但是襲擊不到八路軍，說不定要被八路軍包圍哩。那個當官的裝出一副和善的面孔，小聲的說：『你的柏峪村的開路開路，你的明白？』他不理鬼子，鬼子比手劃腳地告訴他，叫他帶路到柏峪村去，他說不知道，鬼子問他剛才從什麼地方

來，可把他問住了。想了半天他才答上來：『從我們奶奶家來。』奶奶家在什麼地方呢？四喜子堵住嘴了，當官的猜出他一定知道去柏峪村的道，怕是不敢帶，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偽鈔來，在四喜子面前這麼一幌，說：『你的柏峪村的開路，我的聯銀券的給。』四喜子知道八路軍就住在柏峪村，如果把鬼子帶去，那八路軍會吃虧的，這麼能行呢？他搖搖頭：『我不要你的錢，我不帶路！』這一句話一說，鬼子都急起來了，大夥說：『你的不帶路，死啦死啦的！』（註：即要處死之意）見鬼子用刺刀對着他的胸膛，他一點也不含糊，大聲地說：『國民公約』，……

當官的鬼子以爲他說出去的道呢，彎下腰來，凝神地聽，問他：『什麼國民公約的？』『國民公約第十三條』，四喜子說到這兒，嗓子放大了：『不給敵人和漢奸帶路！』那鬼子一刺刀把四喜子挑了，血，從亮晶晶的刺刀上流下來，這個不屈不撓的少年英雄，倒在地上，將近二百個鬼子，對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。鬼子在山頭上找來找去，到天黑才找到去柏峪的路，可是，當四喜子在山坡上大聲喊的時候，二營哨兵就發現敵人，營部馬上轉移了，鬼子撲個空，在回來的路上，却遭到八路軍的伏擊。

放牛郎

晉察冀的人們，在太行山的山溝裏，和敵寇搏鬥將近一個月了。
九月十六的早晨。

山後的××村，有我們一部後方機關的工作人員和上千的羣衆在那裏掩藏着。
百多個疲倦的餓狼似的鬼子，從山脚下爬上來，牠們閃着血紅的兇惡的眼，狡猾的
跳望着山下的××村，站在山頭不敢走了，他們是給八路軍的伏擊打怕了的。

太陽剛從東面的赤禿的草坡上露出臉來，埋在晨霧裏的山巒是沉靜的，四下沒有一
個人影兒。

半晌，遙遙望見西邊半坡裏一羣黃牛在那裏吃草，一個腰裏佩着明亮刺刀的鬼子，
吃力的拖着兩隻大皮靴『撲通撲通』的向牛羣跑過來。

當他望見一個藏在石頭背後拿鞭子的孩子的時候，便猙獰的狂笑起來：

『好的，好的！到××村，小孩子帶路的！』

放牛的孩子王二小，打量了打量那個狗熊似的鬼子就站起來，在平日他是一定不肯給鬼子帶路的，可是現在如果由鬼子自己下山去，就一直會到××村，我們的工作人員和羣衆一定會吃很大的虧。因此當那鬼子說到『開路開路』的時候，他就不動聲色的向××溝走開了。他老早就曉得那個山溝被我們的子弟兵已爬在亂石裏等了兩天了。

鬼子相信小孩子是不會騙人的，就都老老實實的跟着王二小過一個山梁走下溝來，拐了兩個灣，越走兩邊的山勢越高，鬼子停住腳向兩邊望望，驚慌的才要向王二小發問的時候，兩面山頭上的手榴彈就『卜浪卜浪』的扔下來了：

『轟！……轟……』

重機槍也開始在西邊山坡裏吼叫着：

『嘟嘟嘟嘟……』

山溝裏塞滿了烟硝氣，戴着鋼盔的狗熊慌作一團，不知往那裏跑……

『八格！小王八蛋騙人……』一個絡腮鬍子的傢伙，亮着刺刀向王二小的胸膛穿進去。

『媽……』王二小只叫了半聲便不響了。

那傢伙用力將王二小高高挑起來，鮮血順着槍把流下來，『啪』的摔在一塊大黑石

頭上，黃草上、石塊上和牛皮靴上濺了一點一點的殷紅……

『轟……轟……』

『唧……唧……』

機關槍和手榴彈仍在交響着……

戰鬥結束了。牛依舊安閒的啃着草。山後的工作人員和羣衆配合了子弟兵來打掃戰場的時候，在百來個狗熊的死屍裏，發現大黑石頭上一個被擰死的孩子，大家才明白鬼子走這條路的原因了。都被感動得掉下淚來：

『要不是這孩子，我們不知要損失多少人呢！』

塗滿了紫血的王二小的臉，在向着晴天驕傲的勝利的微笑着。因爲他犧牲了自己一個人的生命，解救了後方機關和上千的羣衆，更殲滅了百來個兇惡的敵人！

一隻胳膊的孩子

到南橋村第二天的傍晚，我出去散步。『唧！唧！……』哨音直刺人的耳朵，『兒童團集合了。』緊接着哨音一個孩子在叫喊。

像這種叫喊我聽得已很熟悉了。無意中回過頭去看，圓圓的臉龐，滴溜溜的一對黑眼睛，右衣袖搭拉着用來用去，就那樣連跳帶叫的跑過去了。我慢慢的踱向他跑去的方向，想看看孩子們玩耍的熱鬧。

在一個廣場上，孩子們唱歌了，右袖搭拉着的那個孩子用一隻手在指揮着；他們遊戲時他又在孩子中間穿來穿去的領導着。我奇怪；他為什麼老不伸出他的那一隻手來？

直等他們解散，我就連忙趕過去，拉着他搭拉的那隻衣袖問道：『你為什麼不把手伸出來？』

『嘻！他那隻路臂沒有了，你讓他伸什麼？』旁邊一個孩子笑嘻嘻的說。

『啊！小同志！你告訴我你這隻胳膊怎麼沒有的！』

『問它幹嗎，沒有這一隻胳膊不是一樣打鬼子嗎？』說完，一溜煙便跑掉了。

『這孩子才是有骨氣的呢！』牆角坐着一個老頭兒笑迷迷的望着他的背影說。

『那末，就請你告訴我吧！』我乘機問他。

老頭兒嚥了口唾沫，慢慢的說道：『咳，還不是鬼子幹的「好事」，』說着站起來看看周圍，拿出烟袋，打着火，抽了一口，又接着說：『同志，你是知道的。咱這村離鬼子據點才四、五里路，鬼子那天不來走一遭，孩子們却都能安安靜靜的唸書。就全憑自己站着崗，鬼子不來便唸書，鬼子一來站崗的孩子把鐮刀一揮大家便散了，……』老頭很起勁的說，用手比方着。『就這樣也唸了很多的書，什麼政治常識啦，算術……』

『還有國語，自然。』一個孩子插進來說。

『對啦，還有國語自然，唉，現在的書我都說不上名目來，這就不用去管它。有這末一天，恰趕這孩子站崗，鬼子又出來了，他照舊揮起鐮刀，使正在念書的孩子們都跑散了，可是他沒有跑脫，被鬼子捉住了。鬼子沒打他，還給他很多好東西吃，什麼魚啊，餅乾啊，……』

『嘻！餅乾才好吃咧！』一個頑皮的孩子插嘴說。

『小東西！你就是知道吃！人家那孩子心裏可就老想着算計鬼子，有一次鬼子要他帶路，他便假裝聽鬼子的話，他說，「沒有鐮刀啊，哄不了那些孩子的。」鬼子便給了他一把鐮刀，讓他走在前面。快到那個村的時候，他看見村邊有好多孩子，有的在玩耍，有的在唸書，他便不顧一切，一面揮鐮刀，一面叫喊：「快跑啊！鬼子來了！」孩子們立刻跑的無影無踪。鬼子却氣極了，便從他手裏奪過鐮刀來，一下子把他的右膀臂砍掉，孩子立刻昏倒了。』

旁邊站着的幾個孩子都低下頭去，連那個頑皮孩子也在揉眼睛。那老頭兒嗓子沙啞似的說：『鬼子還不甘心，又把他踢了幾腳，看他沒動，以為他死了，才癡笑着走了，村裏人看見他還有些氣，才把他救回來，這才養好沒幾天呢！』老頭兒說到這裏，喘了喘氣，看看烟早已熄了。便又裝上一袋烟，吸着摸了摸鬍子贊嘆着說：『這孩子才不愧爲中國孩子，有骨頭，周圍幾十里誰不稱贊！』

圓圓的臉龐，黑亮的一雙眼睛，搭拉着一隻衣袖的一個影子，在我眼前一晃。『沒有這一隻胳膊不是一是樣打鬼子嗎？』這句話在我耳邊響亮着。

拴子和嫂嫂

拴子那天開會被捕後，就和他們別的村幹部分開了，因為他只有十二歲，長得個子矮矮的，鬼子並不曉得他是台北村的兒童團長，打算用欺騙手段從他嘴裏得到一點真實口供。

他被關在一個寬敞的大院子裏，雖然不能出街門，倒可以在院子裏玩耍。吃的不錯，大米、白麵，還有肉！

可是拴子總是哭喪着臉，吃不下去，更沒心玩。因為他從那個黑大個子偽軍嘴裏，曉得這裏是敵人的憲兵隊部，和他同時抓來的人們，都遭受了非人的慘刑……

他每天大人似的坐在院裏的一塊木頭上，呆呆的望着天空，望着四週的高牆，一聲不響。

留着黑鬍子的胖子，在每次給他畫片和洋糖的時候，就裝着笑臉仔細的盤問：『你曉得他們那五個都是些什麼人嗎？』

『中國人。』

『我曉得他們是中國人，連我也是中國人呢！我說的是他們在村上幹……』

『你也是中國人嗎？』

『怎麼不是！』

『是中國人爲什麼給鬼子做事呢？』

『……』

還有一次，留黑鬍子的胖子很親熱的拉着拴子的兩手，眯縫着眼笑着：

『小孩子是不會說假話的，到底那天你們開什麼會來呀！』

『抗日的會。』

『唔。——爲什麼抗日呀！』

『因爲是中國人……』

『……』

黑鬍子這樣失敗了不知多少次了。

夜裏。天黑得怕人。

拴子被夾在兩個梢了槍的鬼子中間走出這個大院子，順着牆根，拐了兩個黑漆的胡

同，走進一個高台的門樓裏，前面揸槍的鬼子打起門帘，一個怕人的景象，使他本能的打了一個寒噤。在陰森的馬燈下，他看到一個長木梯上，綁着一個渾身脫得精光的女人，灰白的皮膚上爬滿了鞭痕和血跡，頭髮散亂在臉上，看不清她的面孔。

油黃臉的穿着長衣的漢奸慘笑着拿着燒紅的烙貼，在她的奶頭上烙着，吃吃的發着奇臭。黑鬍子的胖臉變得陰毒而蒼白，提着皮鞭：

『招不招呀！』

沒有回響。

等他們用草紙烟將人薰醒過來，那被綁在木梯上的女人一側頭望見了拴子，血紅的眼裏流出幾顆淚珠：

『拴子……』

拴子這時才曉得這女人正是自己的當婦救會主任的嫂嫂，他當作沒有聽見，還沒有答話，黑鬍子就用大嗓子吼着：

『小東西！她在村上幹什麼工作呀！——區公所在那裏？說！不，你也一樣。』

『不知……』

『啪』的一鞭，抽在拴子的臉上：『不識好歹的小野種！』

『哇……』拴子倒在燒着烙貼的爐邊，槍把在身上亂墩，腳急忙的亂蹬着，血和淚把乾巴巴的磚地染了一大片濕……

拴子被拖到一個潮濕黑暗的小屋子裏，屋子裏蒸着大小便的臭氣，他現在已經不能走動了，每天躺在亂草裏，仍舊呆呆的望着小窗外的天空……

五天後，一個隨着大風的晚上，城牆根活埋了六個人，在狂風的吼嘯聲裏傳出一陣響亮的『中華民族萬歲』，『晉察冀邊區萬歲』的呼聲，附近的人，都聽得到，其中有一個小孩子的嗓音。